

繪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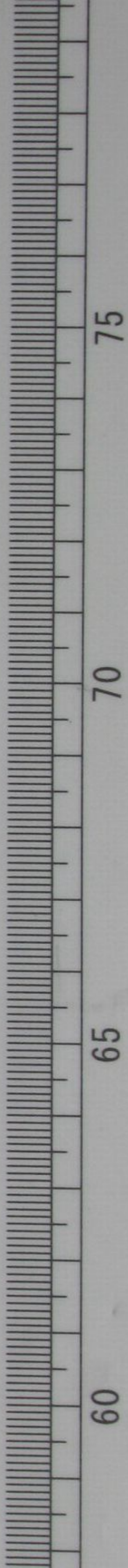
第十五妖孽
第十六壞聞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91

8



猿
園
木

雜錄第十五目錄

妖孽

凶宅 二則

人產旱魃

人產怪物

人產魚

人產百兒

人產雙鵲

飛天女夜叉

人妖 五則

人產夜叉

人產蛇

人產銅法馬

人產夜叉二

人產十八兒

疫鬼

雜錄第十五目錄

一知不足齋重訂

F0191-18

爰居

人疴 三則

人產五夜叉

人產蛇二

人產鯁

人產犬

地血 二則

妖魅 七則

獲鹿吟詩人

亳州騎狸人

歐陽氏壁影

後宰門地影

服妖詩讖

匠讖

語讖 二則

日讖

歌讖

名讖

妖夢

雞籠

龍戰

龍鬪

龍陣

妖蛟

怪鳥

飛紙

妖被

羊毛瘟

白氣經天

風霧

妄男子

四川災異

黑風

彗星見

大星

夏雪

雨豆

木稼

天鼓

地墳

地血三

地中兒

盤精

巨人首

妖蛟二

木牛

雨雹

冬雷

怪風

訛言

人變虎

犬登突

雞生兒

豬生象

啞吻共語

豕踞榻

豕生人

人變犬

雷擊逆婦變獸

牛食人

疫鬼二

猖鬼敗亡日

雜錄第十五目錄

會同第一二五目錄

三知不足齋重訂

猶園第十五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妖孽

凶宅一

北京安福衚衕某中貴第相傳其中為魅所宅嘗多怪
異故居者輒死嘉靖間松江光祿寺丞范公惟丕舍香
蘭署秉正嫉邪聞其宅凶竟僦居之光祿與夫人同寢
所幸姬某氏牀在室東南隅其夜月色橫窗姬大呼云
有白鬚老翁長四五尺突挾一少年登牀可急起家人

取火逐之杳無蹤跡明夜復有六七老翁挾六七少年至光祿命左右持刀迎斫應及藏匿或窺其相次倒入壁角中推索寂寂白爾姬病光祿亦病病加劇矣其魅數數見形如故中庭有大盎可容五石漿者無故爆破如飛瓦屑俯燭有聲一日忽見皂衣人數十曹豎一大棺木進臥內競扶光祿入棺云此中世界甚樂請相公遊其中也光祿驚懼計無所出謂云我算歷尚不應盡與汝曹夙昔無讎何忍荼毒至是耶魅云然則相公覓一受替者可乎時偶有剪頭女奴至榻前光祿指之此

女奴立詣爨下縊死少頃魅即舉棺納女奴還視光祿而嘻遂去不見已而光祿病起姬亦無恙後一年遷官轉質宅子同鄉張兵部仲謙有訊張所居安乎荅云胡牀案几之屬白晝無故繞屋自行觸壁乃止夜則交關移出相擊于中庭食器嘗在空中又投之于地二三小鎗嘗負一大釜而走殆無寧寢矣未久移寓他所榜于門曰此宅甚凶慎勿卜之不索償而去王徵君甲子年入京目擊斯異

凶宅二

無錫縣蕩口華氏有一室女年方未笄每夜更餘嘗見
矮人長尺許三三兩兩繞牀而行竊以告于其父父是
夜持劍宿于女牀女曰來矣父不之見據云在此父卽
手劍斫之乃是一血塊也大如斗明夕見矮人無數自
地湧出索命口稱何故無狀殺我阿爺速還命來其怪
自一尺長至二三尺高齊屋梁奇形駭狀不可稱論凌
晨昇出棺木引僧道儀從千餘人或走或馳或歌或哭
鼓鈸之聲沸天又明日華氏報于巡哨官校集軍士百
餘人持兵往捕其怪戎裝而出亦持戈戟格鬪我兵不
戰而去官初不信自往驗之爲飛砂所中未及門遽返
華氏意所居不祥卽以蠶之徙去遂免計大謨親見而
述云辛亥年間事也

人妖一

昆山縣城外駟馬橋楊木匠家產一子年八歲矣腹腹
甚大五毛俱全性獍甚或怒而擊人挾力難不能制捫
其兩臂堅如鐵也有悍少年數輩抱持之力不得動驗
其陽亦壯偉與丈夫無殊史稱人妖厥是謂軟萬歷庚
戌夏六月營將朱桂芳來說

人妖二

江南嘗有赤面嶙目白鬚髮矮人傳是社日所生生時
卽爾終不能變是名入妖

人妖三

處州村落有一老嫗雞皮鶴髮狀如山精年類百餘歲
人耳中藏五穀時時呼其子孫用銀挖耳爬出黃白二
種秔秫二稻米大小麥五色荳繁繁不竭日可得一升
許不測何所從來村人戲呼其兒曰倉耳子

人妖四

數年前蘇城有瞽目小兒不知姓名時可十五六歲用
兩手于人家版扉上作搗鼓拍板鳴琴拊瑟敲鐘擊磬
之聲口中吹出笙簫篳篥管諸樂聽之皆合五音六
律亦能半面笑半面啼如唐時壽安男子與朝野僉載
所紀人妖更增異矣

人妖五

萬歷己酉年大原府諸地有人妖異常未幾復有牛妖
形狀不一並見邸報

人產旱魃

京山李氏第四母舅陳翁家有給使婦人產一旱魃形如猿猴其頭面上仰眉目口鼻皆向天產下置地能行急趣出門莫知去向家人跡之不及矣相傳旱魃乃龍種天恐墮雨其口中故旱毛詩所載不誣也

人產夜叉一

萬歷丙午上方山下編戶陳妻許氏產一夜叉相傳江南民家婦女略有姿首或性多邪淫便爲五郎所憑憑而貪者反利其有日漸相安至則出外避之金銀珠翠充牣室中其婦女與五郎交合便懷鬼胎生子女如夜叉羅刹之狀頭有肉角遍身作藍靛色啼聲如嘯名曰鬼雛父母惡而殺之謾其說于鄰里至市井之家凡有五男者不曰第五郎則曰富五郎尤可笑異

人產怪物

京山胡孝廉官農其弟婦媿身生一怪青面赤髮齒如鯨目如猿身皆靛色產下便稚殺之其家女奴復生一肉團如毬囊然盤旋于地刀劍斧鋸棒杵皆不能入火焚之亦不燬後卒棄之野中聞于李博士

人產蛇一

蘇城舊有舉子其婦病危形如黃葉醫藥之功罔奏家
有小樓當街婦嘗凭欄而眺忽一客過其下數目婦不
已婦誤爲挑已也怒告舉子使人跡之乃是吳興凌漢
章舉子曰神醫也急送不可失遂致之家漢章曰君婦
失今不治三日後死矣合袒其胸當心下一鍼鍼之婦
便絕倒于地闔家倉惶漢章曰無憂也趣滌廁具以待
移時果甦呼腹痛甚立產下一蛇頭目手足鱗甲畢備
藥鍼乃貫其目因知術之神妙矣

人產魚

萬歷己酉石湖民陳妻許氏產一白魚壬子蘇城吳妻
媿身產一金色大鯉魚長四尺許鱗甲燦然其家大駭
投諸清冷之淵里人呼其父曰漁翁聞于趙居士官光

人產銅法馬

萬歷丁未吳縣石湖民陳妻許氏產夜叉白魚後又姪
過期不產一日請治平寺行敬僧在家轉經祈祐其父
功未畢內呼腹痛急忽產下一胞訝是何物破而視之
乃一秤銀銅法馬子也舉家大駭權之重十兩視其背
有鐫成字樣驗是萬歷二十二年第卅七字跡甚分明至

今尚在章象圭秀才莊居與婦家壁鄰借同學方逢時
親詣其廬傳玩而異之後復以訪於人終不能曉或疑
劍精所交或疑五郎所幻未可知

人產百兒

蘇州城東陸太學邦杰司勳公之長子萬歷己酉年間
其家人婦產一肉胞而無血破之中裹百餘小兒形皆
一二寸許父母懼棄之後亦無他湯秀才本茂壻說

人產夜叉三

萬歷戊申年蘇州南童子門戴紅花家小婦連生二夜

又父母厭惡驅令遠棄癸丑年元妙觀前民家婦產出
夜又非常醜怪榜而迎之六門衆共辱之然後殺棄甲
寅年間門外山塘上婦人姪身將產夢神教往光福山
中既至光福依所親家其夜產出一夜又里婦見而驚
走七日母子俱亡

人產雙鵲

華亭縣蕭塘宋氏其家監徐顯之姊一乳而舉雙鵲翠
羽啾啾俄而縱之飛去後亦亡他孝廉懋澄說是數年
前事也

人產十八兒

宋孝廉所親家有手下婢產出肉帶子一條帶上共懸十八小兒面目形體無不具備聯絡如綴觀者雲集其母懼而棄之

飛天女夜叉

萬曆癸丑夏所親王禩庸持古玩入楚中舟經揚子與歛客共載客言歛之黃山近有人姓某氏生一子風儀秀朗爲娶婦于舊家其家相去數十里已無父母止兄嫂送親薄暮行至中途天漸昏黑新人從車幃中渴甚

求飲伴婆開鎖遞漿一甌與之擎未定忽起怪風一陣沙霧漲天捲倒人輩在地移時方蘇送親者頭面踏損狼狽迴車時已更餘燈燭撲滅伴婆攀車幃以手捫摸見新人在幃中裹巾端坐如故不知其非故女爲魅所踞也急命役夫隔村乞火昇車前行比至門曙色動矣草草合衮未及定情晨妝既畢謁見舅姑視之姿媚無比舉家驚羨謂是天人歎未曾有其夜歡讌方散夫婦闔戶而寢中宵聞屋中砰磕之聲又聞何處狎牙嚼骨父母熟睡亦不暇辨也比日向午寂無響跡相與撒屏

規之則此魅祖坐于牀散髮裂目噉其子骨肉殆盡餘骸狼籍牀褥被席濺血淋漓僅存趾踵而已大小喊噪怨酷無雙逡巡間復旋風歘起塵石飛揚嘯聲有如霹靂化爲異形而去不知所在矣後兩家訐訟推勘換去之女宛然在山洞中亡恙家人共相質訊其女如睡方起神形已癡驚云本在新人轎子裏那得至此方知是魅所爲至此子寃死聞者莫不傷惋世間食人鬼甚多然黃山之魅或飛天女夜叉乎按搜神記載東漢建寧中河內有婦食夫斯亦人妖之先作者也王生不信狡獪故姓名莫得而詳焉因知唐人小說所記縫衣婦人蓮花娘子事並非架空之談矣

飛天夜叉

萬歷中吳縣觀察副使馮笏爲處州倅時忽有一怪物長丈餘狀如猛獸色絕白從空躍下突入都市中掠人而去日以爲常羣衆大駭莫窮其跡因罷市馮乃下令懸賞募獲怪物有獄中死囚自負勇力願應募免罪馮便召令其責仍拘拏代繫放出此囚因伺其往來出入在一石洞竊踪跡之匿身洞門陰令吏卒十數輩持兵

仗仗其後見此物騰空如飛將欲入洞因出袖中四百斤鐵錐擊之似中其腰俄頃仆地不能動矣急呼伏卒共入捕捉遂獲之驗是飛天夜叉也趙徵君宦光小宛堂夜說

疫鬼一

湖廣京山縣蔣氏子在家忽被人引出門見門外數百小兒著各色綵衣警馬不見俄見地上插數百小紅旗旗上書天下大亂四字蔣心動俛首諦視之乃冉冉映日而沒明夜夢至一處所見符同未幾里中疫病流行

蔣氏家口死者數十人方知是疫鬼所為李右丞維禎楓橋舟中說

人病一

萬曆己酉山西太原府兩人共體而生止一日手足皆具並是女子數日而死李右丞維禎時為廉訪親見其事記之

爰居

萬曆丙戌太倉州城內某氏園池中墮一海鳥不能去翼如垂天之雲羣衆不識曹子念至識是爰居州牧遂

下令遣居民供其食日費魚肉數十斤粟數斗停十餘日衆力不能給謀以毒制之而死明年卽有大澇民死于饑饉者無算趙徵君宦光說

人病二

萬曆三十七年蘇州城東牛姑濱上柳王張乙妻姪身十有四月生一男一女兩身相背夾脊並連手足各完備父母殺之懸于元妙觀中大槐樹頭從風簸揚數日而盡已下數事並醫師朱一誠目擊傳說

人病三

萬曆三十七年蘇州間門外山塘販船婦石三娘子產出一男一女對面生兩腹相連陰陽具備其首體猶人而四手四足皆烏形爪黑色長數寸殺而棄之此婦尚在

人產五夜叉

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蘇州城西中街路撫州顧開寶石行婦朱氏產出夜叉五人一飛去其四擲殺以銅鑪盛尸而棄于衢

人產蛇二

萬曆三十四年蘇州城西成橋王文恪公家有女奴
懷娠過期不孕忽產出蛇首人形復縮而入乞醫家隕
胎藥下之

人產鱖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蘇州閭門外山塘吳副使家人婦
產一肉毬取刀割破傾出白鱖可三十餘頭蛇蟻在地
懼而棄之

人產犬

萬曆三十三年蘇州許墅關沈龍家有女奴姪身十有

五月產出二犬一玳色一純黑色鄰里無不見之

地血一

萬曆四十年四月無錫縣南門侯家市房居民廚竈地
裂湧出鮮血數斗鄰里驚聞于縣令令親詣驗之越明
年甲寅訛言繇興人民奔竄死于道路者不可勝計

妖魅一

蘇州閭門外下塘徐闕闕之族余之妻黨也嘉靖末年
間有妻伯家使者某自尹山莊居徵租而還出門太早
行百餘步見一黑衣人後來大呼之曰此地不可獨行

我來爲君作伴也既至使者面如熟識不記姓名便與之俱時曉霧漲天前路莫辨其人每以其所經物導之或曰溝或曰岸或曰橋或曰泥淖或曰水跡使者幸免顛躓拍肩把袂恍惚近城至盤門釣橋下使者先登黑衣人竟不肯上使者曰何故住却黑衣人曰我不來也莫要我做個怕怕怕與老兒看斯須之間覺其身長數十丈目赤如電吐舌至地亦數十丈長矣使者震怖忽失聲仆地而絕天漸開明行人見屍臥橋上識是徐家幹辦走報其城外典中集衆視之則體冷面黑口角皆流涎矣噤髮灸指俄頃而蘇具述所見如此爾後蘇城大小人家遇小兒啼便止之曰怕怕怕來也又嘗用兩手劈其下睫赤肉吐舌以驚小兒戲曰野貓卽效此怪爲之者至今輕薄子弟徵逐平康相率狡獪亦多爲此態俗謂之做鬼臉

妖魅二

江陰有習禮夏氏家數見怪平炊方熟舉釜看之飯二斗悉失去都無遺粒在焉細視逐粒移置堂內窗櫺格子眼中排列甚勻無一粒重者家有嬰兒甫滿期方在

地匍匐忽然亡失求之不知處舉家狼狽推索既徧却
偃臥於廁版上垂首下視狀若欲落而不落良久乃蘇
是時江陰釣臺湯氏亦有魅在家與人言語飲食如常
惟不見形客至具茶魅於空中竊罵奴曰我獨不得一
甌飲乎奴不得已傾茶于甌置之案上輒空中將去微
聞漱齒聲一座咸駭桔槔在壁魅率之走爲壞及羊犬
之屬悉攝以納諸甕中哀祈乃出後遇龍虎山使者載
正一明威籙數百軸至以黃縑爲幘丹書其文二氏遂
捐貲買籙各建精廬一區供養之其魅遂絕案神仙傳

云天人授張道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法道陵受之能
治病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爲師

妖魅三

常熟縣前陳四房教授里中有一魅在家經年矣推窗
打戶曼喘長歌撒擲土灰飛揚瓦石似作主人言語宛
然無異百計遺之不消但不見其形而空中飲食談論
如故家僮捧執飲饌悉爲所分食選置空器嘗其喜時
客至互相酬對且佐主人應答主人不在代爲送迎一
日有客來訪從容謂主人曰子不語近來如何主人未

及應魅遠作聲前進曰索隱行卽今在此聞者顛蹶而
出此萬歷辛亥壬子年事也

妖魅四

齊門外木行潘獻自言十二歲時夏月出門乘涼與羣
見狡獪爲戲羣兒散走隨行止小奴其夜微有新月忽
見路傍榆樹中湧出一人頭如車輪大髮如猿獼牙如
虎豹有三巨目目皆深宵光若鏡明直來視獻時小奴
已潛身草積間屏息流汗獻四顧無人遂失聲大叫羣
兒相救如是數十聲莫有應者已獲小奴率與俱歸將
取牀頭佩劍擲之聚衆秉燭復來其處已無有矣獻嘗
話此事于人戒令夜無行路

妖魅五

嘉定徐生少落魄不事家產悴容可掬仰天常呼「夕
獨坐空階烟淒月黯四顧幽靚弔影自憐家人相顧而
謂曰郎君神思一何慘怛徐生曰去去非爾曹所知也
久之聞左膝中隱隱有人語聲大駭俄而其膝割然迸
裂亦不覺楚忽見走出老少美醜長短肥瘦數十小魅
並二寸許模樣相次而奔馳于徐生衣袂間噴鼻鼓鬚

交口煎罵生益大駭連呼家人起看悉眼熟于臥內矣
生問某與君等何讎而來相困左膝魅罵曰冤讎已深
今夕相會尚能放汝活耶紛鬧之際俄又見右膝亦開
仍走出數十小魅模樣如前笑而解曰卿輩不過欲索
膏欠耳何得麤行至此左膝魅曰欠吾屬五百金非小
事也安能相放右膝魅曰若然當償吾屬以千金豈止
五百已哉相與拉攤衣冠咬嚙頭面徐生顛沛極矣苦
祈之曰某家無擔石妻孥不免于飢寒何處覓千五百
金奉償諸公惟有一死而已右膝魅曰君莫尋死路明
日爲買紙錢楮鏹如其數焚之慎無後期吾屬且去衆
便應聲而迴一齊從兩膝間走入沈顛之友趙昌侯與
徐生善親見斯怪所在話焉

妖魅六

蘇城王天井巷孔家訓蒙爲業萬歷戊申六月十九日
其母夜出裝香觀世音觀座前見有一短身材人樵巾
縮衣衣皆朱裏先在觀座前作禮禮畢繞座三匝母大
怪之是夜遂留不去或時時現形在半空中高出人頭
二尺許談未來禍福林谷盼蠻之間聲甚清明向人索

飲食下筭皆空孔家心有所欲雖難致之物輒于空中以囊撲裏之而下人有不正者面刺其非時申孝廉令人產後疾篤衆醫束手遣使者叩之便歎息云營救之路窮矣厥後銀錢珠翠皆能運致孔家寒素賴以裕饒其持牲酒詣門祈禳疾病者晝夜不絕嘗問其姓曰姓李問何所人曰江西問何年下世曰某本豫章飽學書生平時唾青紫如芥不虞橫天遊魂無依訴于上帝不理投于有北不受以此作地上逍遙散人借君家暫託居停耳孔家二郎始以扶乩召此妖魅後又陰使道士陳鐘禁咒驅之法不驗魅從空中歎曰如此貧賤何事費却金錢吾當取還有頃道士之金復歸首尾半年至臘月廿四夜忽云明日玉帝降神之期某且避却其夜去後往來漸稀至今未絕

妖魅七

方秀才逢時自言六歲時是萬歷元年初就居蘇城外北濠小宅子有母多病止一舊使老婢亦病黃喜睡時時呼喚不至每夜嘗有青衣女奴年可十二三來房給使呼之則不應跡之俄復隱去其家無人利其奔走後

竟置之不問矣歲以造酒爲業其夜蒸飯方熟釀工搏飯創逢時忽聞窗櫺外有聲歛聲而甚微已而伸一手至逢時前其手藍靛色指短爪甲纖長有赤毛連臂乞分掌中食逢時怖走頃之間窗櫺外言曰飢甚從小主人索食不得望酒師乞我一團黍子是釀工聞言遽以少飯搏與之其手卽縮去又言曰食甚美恨其少耳釀工詭而叱曰老死魅無厭乃爾因是遂絕復窮其跡杳然或云此餓鬼乞食也

獲鹿吟詩人

獲鹿曹公時聘蘇松觀察使驟遷江南巡撫無幾移鎮濟上母太夫人老矣子登賢書當公在濟上時其年癸卯大計有所善某布政入覲北征道經獲鹿假公宅以居家口而獨身之京師宅有外舍大樓不知何年護鏞布政家館師及賊獲輩咸聚其下宿焉時夜未央月色寒皎忽聞樓上有軍士吶喊聲其扇以鎖非人所入衆驚覺起視鏗然墜下樓板見一人從空而降黃巾青衣白腰纏用花繒綴其股手持紅旗一而其如今之戲塲中所裝哨探之狀蓬轉數回朗吟四句其詩曰好

記來年杏子肥萬家烟火照晴輝風塵滿目長安道回
首江南事已非吟畢嗟歎不勝遂上樓去相次而下上
者凡九人咸歌詠此詩衆乃隨日抄之而裝束五色各
別或向布政家人索襪應曰無或索勝膊又應曰無衆
皆疑是綠林將軍也稱爲大王旣去呼主家秉燭啟視
樓中隔戶甚密週遭無隙而莫知其來及明舍皇徙居
他舍矣時吳人張去非道經獲鹿還述事狀如此後聞
曹公一門相次淪謝識者于此卜先兆焉

亳州騎狸人

宛州馬翰林之騏登萬歷庚戌鼎甲夫人在家困病白
日坐閣子內忽見屏外有矮人狀如僬僥騎一斑狸入
來問何謂荅曰迎夫人至亳州住也歛然不見無幾病
卒其同年韓敬狀元說

歐陽氏壁影

建昌府編戶歐陽氏西閣子壁上時時幻出閨閣簾櫳
種種諸狀中有一女子據牀而坐晝清人悄羅帷半開
丰姿端妍代所未識嘗著足于膝以邪幅纏之微作約
繚迫祿之態纖悉畢具紅裙宛然看人道前則漸移其

身映入帷中紫衣碧裳跡甚分明久之乃隱隱漸滅少頃都無跡矣歐陽氏懼銅鑄其室後不知竟如之何鄧漢御史與居鄰近親見其事而說之也

後宰門地影

萬曆甲辰乙巳年間妖書變作告密令與無不搖手禁足宮中終夜相恐數聞怪異聲跡皇上與太子日夜抱頭而泣羽林軍士扈從警蹕者浴鐵數重至十月十三日聖母壽誕百官先詣朝天宮習儀舞蹈之際不覺妖書滿前無不駭愕及趨朝則交戟上下妖書滿地矣明

日皇上盥漱畢著衣登座其書忽在袖中心稍稍異之遂寢其事不問第戮噉生市曹以伸三尺而已其時沸傳後宰門外沿皇城一帶牆下地上忽影出城郭山川樹木人物諸狀有鐵騎數百臨城城上皆豎旗張幟兵衛森嚴隱隱與畫圖無異是日天地無塵埃影甚分明觀者如堵移時漸滅如是者積四五日乃絕跡後亦無他竟不詳所自也按唐中宗景龍年東京之西四百里官路之地皆如水影人馬樹木行立其上歷歷焉影可俯視月餘乃滅出杜光庭錄異記又高郵州有一寺名

講堂西壁枕道日晚人馬車輿影悉透壁上辰午之時則無如此二十餘年出酉陽雜俎乃知往昔故已有之不足爲異妖書之兆殆斯驗矣

服妖詩識

張次公獻翼暮年忽改名爲救師輔申公嘗言救字類殺非嘉名也後致書于人曰張救空首又頭戴紅紗巾身衣木綿袍袍上寫菱荷形紅綠相間謂之菱荷衣余徵其故荅云昔年遇一方士相某身首有血光故製此巾服爲厭勝之法非有他也又語余云某生平無一善

狀必欲自詣于獄一夕而出子爲我言于長洲公曲成吾志無令有阻不然吾且藏衣間自屠而已余掩耳而走是年甲辰春賦得一蒂三頭紅芍藥詩手自題箋寄余余怪其中語多不祥有云頭頭並處凝愁黛面面開時映舞衣不是歌成三婦豔何緣相傍復相依其秋張公竟爲盜所殺同時遇害者七人三婦與焉橫屍曲水草堂前官來驗檢面有刀痕頭皆相並宛是紅藥詩中景蓋其識矣然一蒂三頭豈花妖之先見者乎

匠識

蘇城元妙觀舊名天慶在臥龍街東屢火國朝復版
之時匠人運斧雲中釘殿西南角椽未畢下有擔人朱
皮匠過停擔看之語諸匠人此殿角覺低了也匠人曰
方欲借爾頭頂高去皮匠歸其夜無疾而殂明日匠人
便雕刻朱皮匠之形爲木偶裝塑于殿角以頭指著枅
柱至今在焉近日重新此殿併修朱皮匠故像不廢矣

語識一

蘇州徐中丞源家住杉瀆橋東嘗鳩工累石建都憲坊
于門窮極壯麗當棹檣未成之日中丞召石匠于庭責
其怠緩將杖之已而左右並請乃見釋旣成已擇時日
豎起其夜石匠竊踐糞穢于柱石之上至五鼓時及矣
役夫畢集視其石已被污壞中丞大怒然不及稽覈石
匠唱云請問貴人將待洗却而後豎乎爲是豎之而後
洗也中丞應云豎後卽洗吳語謂死曰洗建坊未幾中
丞果得疾不起一如蒼匠之言

語識二

余郡林理公文熊閩南人居官操潔而性不能容丁未
冬十月從武關中出昏夜過余草堂秉燭共談茶再更

神隱錄
細叙叙告別余謂明庭何倉忙若是理公曰從霜臺下
市以來自春徂秋曾無少暇僕每晨起篝燈著噴時時
誤著或脫纒纏結不免枉費工夫也余曰然則何時當
開理公曰期不遠矣輪十指云算霜臺以某日行事畢
郡縣上計諸僚以某日發大約十一月望可得燕閒當
從事左右耳余唯唯未幾理公絀于東議遂將母南還
發舟之日余送之胥江青楓亭下正十一月十五日也
得閒之語于此應矣先是兩年前司理與郡丞徐侯來
建議論參差中生嫌隙余嘗彌縫其間竟莫能釋也一
日兩人同往朝觀察使臺而出行至戟門外徐以手拍
林肩連聲字而謂曰僕與君一齊同解官歸去大樂也
林聞之愕不自安洒然變色是年冬徐以母艱還楚林
以論列還閩相去三日又符同歸之言

口讖

常熟瞿長公汝稷以尚書廕歷官至長蘆都轉運使尋
內擢太僕少卿正四品京堂任子官中妙選也唾手而
得實緣銓曹注意推擇耳然瞿聞報數日遂卒于任不
及詣京拜官識者知祿仕之由命矣外傳瞿赴職啟行

之辰爲日者誤選乃天雲不返日也故家人隨任者相續喪亡僅存其子護喪南還小說載唐朝李林甫當國凡除拜必用猖鬼敗亡日冀其不終故宋進士張居中詩曰偃月堂中猖鬼散水晶簾上美人來爲譏林甫而作也考之陰陽家最多猖鬼敗亡而獨天雲不返逐月輪四五六月然則趨吉避凶理固有之不可不信

歌識

閭門賣牋紙人張甲祖貫軍籍性嗜酒每醉後愛唱琵琶記中萬點蒼山何處是修竹吾廬三徑日以爲常後

滇南戍所來勾張往補伍竟死于戍滇人葬之點蒼山下

名識

余先觀察叔父有紀綱之僕曰沈清最善幹辦後遣其入京渡清河溺水而死今人寫沈字卽沈字蓋命名之日已兆其讖矣

妖夢

有亡叔夙與贈公兄世揚不睦萬歷己酉年除夕叔夢與兄兩人相見歡然共至一處見古堂中大金漆几甚

是明淨旁置銅盤高插銀燭一枝燭下有大端石硯不知何人先磨墨汁在內硯旁安二草書筆叔遂與兄兩人各執其一醮硯心濃墨並書毛詩中人之云亡四字于几上蓮筆如飛爭先鬪勝不知凡幾百字頃之盈几皆墨無隙處矣相與鬪筆而嘯忽有二青衣童子從簾下復昇出一几來與前無少差異兩人乘輿又復鬪書四字如初凡換三几墨盡筆秃燭亦見跋乃止忽聞鐘聲遂驚寤及明是庚戌歲朝也叔心怪爲不祥以其夢語于子瑛後月餘余過虞山下聞其說焉私誠瑛曰此夢至惡非所宜言爾其秘之無何兄之子謙益驟發鼎甲宗族親戚無不載羊酒稱賀余時謂妖夢不踐矣又無何兄病叔亦病兄以五月十六日亡亡後纔九旬叔卒板蕩之章殆斯驗與

雞籠

常熟徐昌祚工部尚書棡之孫也父爲典客昌祚繇任子歷官至比部郎中頗不自戢驕縱鄉里邦君朝貴咸爲側目萬曆己酉年元旦昌祚衣緋腰銀臨祭家廟將入廟門忽有旋風數陣吹一雞籠加其頸上左右狼狽

脫之冠簪墜失不勝潦倒至秋八月怨家發其沈姑罪狀大吏將置之辟竟斃于獄按雍者老酉也籠者狂狴之象果以酉年酉月身亡家破廟門鐘簋漸生花蘇安知非尚書之靈先見咎徵以警之乎闔邑人無不知其事

龍戰

張廣文曾分教維揚云嘉靖年間雨七日而水暴漲瀕河之地沉窳產蛙居民見雨中有黑白二龍鬪于松樹之杪林間夜有光如皎月徐視之則繞樹皆絡蛛絲若彌天羅網莫可近乃知龍戰為爭明珠而蔓延民患不細矣

龍鬪

萬歷四十年八月烈風淫雨者浹旬海虞福山江口有龍九條鬪于水中颶作水溢壞民室廬無數十一月三十日龍見震澤

龍陣

萬歷四十一年七月十三日胥江龍見所傷室廬禾稼舟楫不可稱數有長洲縣諸生金鼎材其姊婿是梅社

顧氏住盤門內薪橋弄中家有小閣可凭金生獨坐遙見城下水勢漲高數十丈舟帆悉在半空中惟載米船重僅容其艙板而去其小舟點綴如落葉有沉者有覆者有墜于田間者有墜于他處者無一得完細看有青龍二頭黃龍二頭垂首下飲于河鱗甲如鏡歷歷分明金生親向其師同學方逢時說

妖蛟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吳縣西山白馬澗錢尚書墓上出蛟二條山中水漲壞田廬人畜無算主徵君稱登有壽藏澗之西菴曰廣長跨澗而居者皆被漂溺徵君坐松雨樓上看水勢騰湧如城人皆巢于樹顛牀榻案几農車之屬悉在半空中浮沉上下附載其上者得不死經數暑漲痕漸平

怪鳥

萬曆十五年五月盡聞蘇松嘉禾濱海之地中夜海嘯湧溢數十里聲如迅雷漂蕩室廬亡數人皆在夢寐中死于牀下梁間樹頭屋角者又無數流屍暴骨悉填溝壑其年歲亦大侵斗米千錢菜色相望先是一年前海

上有大鳥如鸞鷟之狀翅若車輪點額掉尾空濛中作
風雨聲鼓翼于風濤之際人咸以為魯東門爰尼識者
已預知有此變矣

飛紙

萬曆近年間城東祥符寺巷人家造絳紙為業染成次
第用長竿曝于中庭時夏月午後忽風起不及收藏有
箋百餘番皆長丈餘悉為旋風捲去略盡直入穿雲隱
隱漸沒望之若餘霞散綺矣或云天曹取以供案牘之
用按三水小牘亦載有唐時鉅鹿郡飛紙事焉

吹被

某年五月廿三日大風城西曬紬被于月臺上亦為旋
風所捲吹入雲中小兒喧傳天公取被

羊毛癩

萬曆三十二年吳中病疫俗傳為羊毛癩民家醬醃食
器中往往見之王太學無曲家日令僮子掃階前地每
早得羊毛半升許未幾病者瘳妖亦遂絕

白氣經天

萬曆己酉內靈臺奏二月初十日夜生白雲氣一道經

天不滅占之曰兵起當有拔城大戰見邸報

風霜

己酉三月二十六日北京昌平鎮懷柔諸縣申時分忽
然颶風大作陰霾蔽日白晝晦冥樹木吹折屋瓦盡飛
田野禾苗土沙壓沒至二十七日戌時方止見順天撫
臣疏中

妄男子

萬歷己酉二月十一日北京守衛東華門忽有披髮瘋
顛不知姓名妄男子在禁城內東廠遣官追捕此人徑
繇東華門去訖歟滅不見先一夜司天臺奏有白氣亘
天如匹練狀占曰主兵又數月來西方稍南一星獨大
而光芒四射識者曰旄頭亦兵象也是歲薊門遼海之
間烽火晝驚人心騷動此其應矣詳見諫官奏疏中

四川災異

萬歷庚戌二月十九日西川安綿道石城永平五城諸
鎮五鼓後地大震數聲諸將公廨中屋瓦梁木抗然有
響如棟實崩門扉不掩而闔四境之內十室九傾號呼
沸天如是竟日乃止閏三月十四日資縣東城小十字

街西城金帶街兩處忽有火星飛起因風發火東西南
北狂燄四合延燒解宇無數民家總計一千二百八十
三戶明日居人出徙城外用逃回祿之患其日復遇江
水暴漲人畜器物悉皆漂沒城中民免于焦土者盡爲
魚矣又川南道瀘州諸衛四月中天地晝晦山川震動
暴雷怪風發屋折木無何雨雹交下計掀揭官廨教場
數十餘處瓦木竹樹旗旛帷蓋之類俱飛在雲中沙塵
暗天咫尺不辨凡損田麥數千餘頃而黔江一縣爲雷
雨漲江衝城壞岸蕩蘆渚野淪陷不知幾百里也事見

崇御史疏中未明何故豈天怒至是乎

黑風

萬曆庚寅七月族姪蓬道時爲山東漕縣令其日開晚
衙方理文書忽有黑風從東南暴至沙塵暗天滿堂漆
黑咫尺不相見盪令小胥掖而入便就寢至夜半後窗
間忽起紅光一室洞赤良久復暗凌曉風乃息外傳發
屋折木傷死人畜馬驢不計其數俄而中丞具狀以聞
于朝竟莫測何怪

彗星見

萬曆庚戌二月廿六日邸報司天臺奏彗星書見自午
及暮流光數十丈下入于地

大星

萬曆庚戌七月初四夜更餘蘇城內外咸見有數大星
經天或從東且西或從南絡北光明如晝者移時爛若
火樹銀花久之乃滅乘涼人于光中無所不燭細及豆
花棚上絡緯蟋蟀皆能見之不知是何祥也

夏雪

萬曆十七年大旱夏六月十八夜月中飛雪紛若吹絮

攬之皆六出

雨豆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廿五日天雨赤豆常熟最多有人
拾得一二粒者藏之不變萬曆中吳越間天隕黑雨其
點如墨

木稼

萬曆六年冬大雪大冰江南人家樹頭簷下皆結冰花
玉綴珠聯奇形壞狀撼之鏘然有聲非天工之巧不能
幻而成也

天鼓

萬曆甲辰乙巳間京城內外咸聞天鼓鳴聲震數百里
見邸報

地墳

甲辰乙巳年間北京朝天宮內地忽隆起如墳丁酉秋
蕭山縣城內地墳血濺樓角

地血二

萬曆癸丑年六月下旬無錫縣大市橋一帶村落地中
出血不信往視鄰家掘地二三尺許皆鮮血迸如注高

承先壬寅年客于閩為李興化遊賓見報長樂縣民家
地血數十丈

地中兒

蘇州游墅關前村落相去里許有太平橋橋側有一佛
廩復有大榆樹可合抱矣離樹四五尺是田岸大路路
皆剛上畊人忽聞其下作小兒啼因取荷鋤掘之稍深
焉得小嬰兒三個長如箸子似新產下狀手足耳目皆
歷歷具備後觀者漸聚畊人捶殺之鮮血淋漓遂不活
矣此萬曆壬子四月間事扁夢龍親過其地而說之

蠶精

吳興弁山中皆嵌空相傳為蠶精所踞昔年夏秋出見有白氣上亘于天如素霓之狀所至禾稼傷損無算居民鳴鑼擊鼓喧沸其下名曰逐蠶

妖蛟二

新野縣編戶張家平地出蛟俄頃之間風雲雷電交集其穴方圓一席大爪鬚猙獰蟠蜒牆上如有攫拏之狀家人咸怖走既出而室廬摧圯其牆亦頽戚伯堅親見之

巨人首

太倉王奉常次公世懋家住州前先年起造堂皇丙舍工人掘地鋪下有聲得一巨人首狀如五斗栲栳大驗是數千歲骷髏所謂防風之骨耳車信而有焉戚伯堅說

木牛

萬曆十三年山東臨邑縣城南民呂中家木牛見椿樹古根掘土宛然頭目角吻無不克肖

雨雹

萬曆十三年五月十三日山東臨邑縣雨雹盡作男女
鳥獸形見邢太僕備志

冬雷

萬曆癸丑冬十二月二十六日立春先一日夜半子刻
忽有烈風暴雨震雷閃電一時交作霹靂數聲擊人而
死月駕園千年怪柏為風吹斷避明乃定占者謂冬行
夏令主其國澇至明年甲寅五月果大水然幸不為苗
也

怪風

萬曆甲寅夏六月十九日午後怪風歛起屋瓦震飛雨
下如注至暮而止雷擊死不孝子陳甲于泥埭鎮其明
日二十復有怪風旋空而至沙塵漲天咫尺不辨威勢
更猛于前慨然發屋折木之象吳城臥龍街鶴橋西首
右牌坊被風吹倒淪碎無存

訛言

萬曆甲寅夏四月二十五日常州江陰縣沿海孟河地
方一路夏政圩開甲港魏祁開桃花港數處盜管夜入
里殺人官兵莫救其日設臺戲賽神看人逾千薄暮遇

鹽艘數帆絡繹而來居民惕于夜警訛傳倭至煽惑萬
眾奔突入江陰城比到城門閉矣遂踉蹌走至無錫縣
竟夜奔馳投明擁入巷幼男女蹈籍死者不可勝計宗
姻鄰里拉攏撞搥至有遺骸棄稚或拋擲道傍或投溺
水面傷心慘目不忍見聞

人變虎

陝西境內虎災屢起萬歷三十三年某縣村落有居民
兄弟二人其兄嘗得一虎皮學爲跳梁無賴一日持皮
入山竄于深榛草中四顧無人便解衣脫帽以身蒙皮

蹙蹙數迴變形作虎路逢樵夫紅女攫而食之了不爲
異食飽後藏其皮僻處還變作人而返其婦陰察舉動
心頗生疑集之不語竊告其弟卿兄非人類矣恐將相
噬弟聞之不信一日伺其行蹤隨從而去行至深山幽
絕高樹垂陰弟乃登樹候望徘徊之際果見其兄騰伏
鬚蒼良久衣皮而出據地一吼搖頭掉尾跳躑咆哮居
然一斑爛白虎也意甚驚惶乃徐下樹還具以白于嫂
其相憤耻少時虎爲人形還矣婦罵云卿雙目眈眈噉
人一何飽耶因爾大慚須臾眼角斜張身漸起白斑色

便豎一脚徑出門去經數日忽有白斑虎來巡行宅舍
號呼數十聲宛似嗆別已疾馳去鄰里忙怕不敢跡之
時吳人顧都憲其志巡撫陝西親見府縣申報文書而
話于賓客云爾

犬登突

明華亭相公徐文貞階踐挨日久望重台垣一日家人
請公祭龍公既至爨下舉頭見犬踞突上坐公略不爲
動望而揖拜如常祭已焚紙澆酒家人見公怡然亦不
加叱逐此犬徑跳下地顛蹶而死相府積年無他故也

橋里包衡說之

雞生兒

華亭縣蕭塘宋舉人家有義孫名善緣畜一母雞窗下
穀中哺出一小兒頭顱面目與人無異啼聲呱呱其家
以爲妖也棄之河濱數年後緣子陰懷異謀將不和其
主人爲同謀者所訐問成大辟於獄

豬生象

萬歷近年間山東張秋民家所養母豬生五象在事官
僚具皆聞見施起部爾志向宋孝廉懋澄說懋澄傳向

希言說

嘐吻共語

直指李公堯民家山東濟寧州萬歷戊戌公以大理寺丞在告起造堂屋五間屋上初裝嘐吻白畫相共偶語匠工駭而走董太史其昌親見敘之

豕踞榻

直指李公堯民家有五豕並在廳事上踞榻而坐人驅之不爲動經積七八載而李公卒于家亦戊戌年事董太史其昌說

豕生人

明萬歷二十四年七月山東張秋鎮朱豎民家豕生子頭面手足皆人形其身猶豕事聞于官殺而瘞之時治河司空郎嘉禾人黃承元也按京房易妖曰豕生人頭豕身者邑且亂亡晉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唐民家亦有此異

人變犬

萬歷四十年間長洲縣南鄉陳湖上舍陸允中家畜一犬且二年餘矣雄勁多力嘗令守戶亡何爲鄰家惡少

妖孽

豕知不足齋重刊

張乙竊而烹之乙既沽酒設齋飲噉自若投骨于地杯盤未空忽狂惑失度豎起兩目向其妻蹲視作犬言曰吾負主人租債三百緡託生其家為犬三年償畢然後為人今止少半年債耳我不負汝汝何故殺我而食我今我償欠未了魂無所依我死安能令汝獨生也其妻呵叱乙便作嗥吠聲咋其妻喉幾斷頭面俱傷鄰里咸至救之亦被嚙損相引而走直入陸家伺其所止壁角敗垣糞積存焉踣踐成窟盤踞而臥主人就視若搖尾然宛然犬也其妻至則憤跳搏撲終莫敢近之果經年

歲而死胥門陳大儒傳說

雷擊逆婦變獸

萬歷年間莆田縣民家三婦並不孝于姑震雷擊之一婦變為牛一婦變為豕一婦變為犬其頭與手猶人體皆獸矣陳舉人為縣時親見之後遇莆人至詢云牛豕皆死而犬尚存曹明府向陳大儒傳說其事

牛食人

萬歷癸巳湖州范祭酒莊客家牛與人鬪咋殺其人食之其年范公罹于家難

疫鬼二

東場民俗歲除夜里中男女相聚叫譟擊鉦鼓舉爆竹喧譁不絕謂之驅疫率以爲常時蕭山縣天官尚書魏驥致政于家其年椒筵初散率子孫出步大門外忽于燈火光中見有一羣藍縷疫鬼紛然滿路往來衝突如投奔狀尚書笑云何其鬼怪之多若此哉遂厲聲叱曰汝等小魅今夕且宿吾里中明日可往西村土豪王家去言訖隱隱聞嘯聲左右但見公指畫處分如與人言而不覩其形也至春西村大疫凡王姓者皆遭疫死子

遺無有矣而尚書所居之境獨安然咸以魏公爲神明先是尚書爲廣文時分核某省鄉場出赴鹿鳴宴主司傳命名神相袁生少頃卽到主司指而謂曰此柳莊之子也令細看與宴諸君孰貴而壽袁生獨詣魏廣文席前拜手賀曰官居一品壽至百齡舉座無不掩口後以鄉科躋八座年至九十八而終竟如言

猖鬼敗亡日

萬曆辛亥春吳縣相公存日申太僕用懋爲兒娶婦松陵命叢辰家撰日誤犯猖鬼敗亡其夜香車鼓樂列闕

成行自齊門入逶迤繇東首太平橋逶迤北面西經鄰家
顧參政宅前過樹人廣衆聚觀如堵參政眷屬亦出看
之其中一女奴無故驚曰此嘉禮也奈何使慘服者立
車之下哉已又驚曰爾許蓬頭人相隨車後來也言未
已羣鬼悉擁入參政宅中拋擲輓瓦拉羅屏障設食祭
之杯盤俱碎此女奴便姿態失營寢發狂嘯十餘日乃
甦是自諸猖鬼亦稍稍滅跡相公府中竟平安如故也許
復初說

猶園第十五

猶園第十六目錄

環聞上

已下皆
紀事環

費太僕夢棘園詩

雞鳴山夜呼

海市

盜偷生

武夷山詩夢

車中女子

小黃旗

梁裂

孔林聞金石聲

誤入蛇腹

虎食斗

夢得書錦堂句

葉和尙

塲中魘星

古長人

書生造夢

毛而人

三秀才異夢

環閣下已下皆

孝陵龜瑞

溫涼指

石作雲霞

石中兔

石中蟹

石中金鯉魚

石中松色水影

石中山川人物

醉石

相思石

松化石

白公石

洞庭石公

琥珀影

穴中飛鶴

雙紅鼠

五色土

鍊沙

沙化水精鹽

帝女化松

梅梁

鳳凰梁

木中吹笛人

雙頭牡丹

盆蓮作品字

甘棠樹

杭州四異

大榕樹

桂子

松花菌

蒟蒻

白椒

木蓐

甘露降

芝異

蔗火

桂兆

雙麟冢

米倉龍

龍藏雞腸

鹿有命

異魚

魚鱗屋

井中魚

鼠銜錢

蟲耳

食糞可治蟲

泥九子治蟲

酒能生蟲

腹蟲有鱗角

湖山二異

宋襄公墓鏡

大勞山鏡

硃砂床

雕工

古磁器

孟河口煙火

毘王毬

玉陶令

白玉鮐

兩古玉杯

玉魚

玉豬

玉樓臺

瑪瑙簪

梅花琥珀

水銀琥珀

石中龍戲

石屏風王維詩意

石屏風元人畫幅

小研山

銀橘杯

玉厭勝

獅蠻帶

張騫乘槎

竹蟾蜍

猗園第十六目錄終

猗園第十六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撰

環聞 紀事物二環也

費太僕夢棘園詩 已下皆紀事環

鉛山太僕少卿費堯年鄉薦之歲夏五月十三夜夢人賦詩記得八窗明月夜玲瓏之句覺而異之私疏于壁是秋八月十五夜三場既畢費綴行而立投卷于監臨官前有御史謂其僚曰頃得中秋佳句一聯頗不尋常僚曰請誦之御史曰萬里青天秋浩蕩八窗明月夜玲

瓏費聞變然而出是科放榜果獲雋其子元祿說之

雞鳴山夜呼

武宗游金陵之雞鳴山江彬夜伏甲士劍客之屬將謀逆焉中夜山大呼者三衆軍守衛行在者亦齊聲呼萬歲者三彬氣攝謀遂不行後龍舟渡揚子江其夜彬復懷利刃韞中俯身取刃不覺中風蹶然倒地乃知真人翊運所至有鬼神爲之呵護矣

海市

副將謝庭芝建牙東齊親見登萊州海市堂屋三間甚軒敞翠翬掩映中垂大珠簾簾內置一曲几几上安鵲尾香爐篆烟裊裊有一巾角童子擁篲而至次第掃地畢乃取香添入爐中歷歷分明移時乃滅

盜偷生

蘇州有犯大辟盜某與伍伯素有識反接在市曹將決矣私祈於伍伯曰某與君平生交好君知諸方便何計脫某於不死乎伍伯笑而僞應之曰此甚易耳當使老兄脫一樂地去也及行刑時伍伯連叱其首曰去去勿復顧刀下而其人不知苦楚魂神飛出于稠衆之中不

覺去數千里外奔突入一大姓家適主人方出階下驀
撞仆之于地大小震動經數刻營抹始甦起坐忽作吳
語引鏡自照容貌轉少於前左右擁掖者嬌妻美妾三
四人屋宇高廣盜心自念曰吾何以忽然至此乎喜不
自持稍審其地乃是廣東南海之某州縣主人故太學
生也親戚來看都不識是誰強效其土音應對支吾然
絕不敢談本來面目如是享用者首尾十三年還與婦
生一子矣忽一日伍伯輪解編戍人之嶺表偶至其地
盜于市中邂逅之撲地下拜感謝甚殷伍伯茫然不知

所謂言語若深交而素未相識從容推訊姓名乃大駭
盜使邀過其家鋪設酒肴備極豐腴酒酣盜乘間問曰
感君再生真某大恩人也但不知當時實用何方使
某得至于此伍伯曰汝莫管前頭公案我雖有口決不
爲汝說破也畱連三日苦詰其繇伍伯被纏逼不已無
奈之何因婉辭以告曰卿當日市曹之戮初未嘗免何
不尋思盜默然良久忽蹶倒而死家人奔掠無及伍伯
遂具述事狀始卒大小驚慚若無所措乃知借屍還魂
之說自古有之獨此盜以一念之祈免偷生數千里外

十有三年生前貴盈死後網滿地下主者安在豈其命
絲未絕冥府不得而制之耶茲理之所難明者壬辰春
太原中表吳生所說

武夷山詩夢

蘇州近竹老人袁洪志三十年前夢游武夷山題詩石
壁云地僻紅塵遠人閒白晝長鳥啼春雨霽花落野泉
香近竹老人題凡二十五字其後隨弟觀察使洪愈之
官福建還經武夷山登絕頂見石壁上委有此二十五
字宛然手跡是夢中飛神所題者老人自異既歸一疾

不起沈顥詰其事

車中女子

山東新城王氏家有世德歷科以來登進士第者二十
七人衣纓之盛罕有加也相傳其家始祖王翁少未有
婚一日天忽大風埃霧蔽空白晝晦及暮風定門外
忽有輜車一輛車中坐一女子烟鬟霧鬢舉止端莊家
人共驚視莫敢近者王翁詣而詰其故女子曰父姓初
氏兒家距五百里外矣偶探親而還不知何由忽然至
此訊之亦未字人王翁以爲天錫之耦也又初者起家

之徵遂詣秦晉今之子孫皆其出焉往年以民部員外郎出譏吳關名之都者卽初氏雲仍也親爲余述先世事如此

小黃旗

嘉興祝以爾爲吳江令多異政時有居民東西二鄰皆少年且相善其東鄰夜娶婦朝出行賈旣去西鄰徑詣行竊見房扉尚開卽突入之僞爲東鄰語言擁其婦而語曰天尚水明我眷戀卿不忍別耳復就寢婦不辨其夫也欣然交合任其輕薄頃之漸曉匆匆別去起視奩

中簪珥之屬蕩盡矣婦泣語其姑慚恚縊死母家陳狀于官誣其舅姑殺婦舅姑亦出論訴使人通息耗於子趣棄賈適歸旣歸遂併執壻到官祝反覆鞫訊畧無情實還衙與夫人共憂之時會天大旱請雨城隍之神夫人教祝詣廟焚香默禱此事祈神于夢中開示疑獄其夜祝遂宿神廟中夢神降而告曰明日路上有祈雨小兒可自問之旣覺未審云何早起拜神畢行至市中果遇羣兒執旗伐鼓引龍神而來祝命吏捕逐羣兒羣兒迸走適遺一小黃旗于地遂令收取還衙以示夫人夫

人曰奸婦者是黃旗無疑矣祝便託以他事過東鄰境
中謂嗇夫亭長有民下戶口冊可送一本至旣賈冊至
按之委有王騏名字乃傳令某日點役合境民丁宜集
縣門以候騏亦未知緣絲與諸人旅于庭下諸人皆應
聲而去最後始詰王騏訊其居止與訴鄰止隔一壁于
是慚懼失色具服其辜所盜之物咸在祝令楷往其家
檢出贓物乃置于法斃之獄中

數年後又有山陰某乙是富家子弟娶婦入門其兄某
甲戲以相賭謂乙今夜能不進新人房卽輸金一餅乙
曰易耳竟不果入與甲同寢于外舍其夜忽有男子入
婦房與偶明日婦聞兄弟相賭之言大驚逆知爲他人
所狎慚恚自經母家訐訟繫甲于獄榜掠備至不吐其
實時爲山陰令者趙士諤吳江人也推按積時終不能
理閉閣謝事求禱于神盼嚮之間忽聞屋梁木作爆聲
仰視已裂尋思久之卽從獄所召甲訊曰爾家有姓梁
人乎曰家監掌典是姓梁人也趙遽命逮至拷掠承服
蓋其夜潛于窗間聽知主人戲賭乃冒入婦房遂其奸

謀耳趙因寘之重典後以卓異推擇爲吏部郎二事後
先不同適相懸合

孔林聞金石聲

蘇州沙良著嘉隆間以歲貢叅選都門念得補官近魯
地孔林一謁先聖以慰仰止之懷未幾竟獲授曲阜縣
丞初下車齋三日而後行禮方跪拜俯伏耳中忽聞金
石之聲意謂文廟所奏拜畢登廟閔無人焉時論以爲
至誠所格御史爲之撰記碑于澤宮沙氏代禪臨池良
著有曾孫舜鳳少年善書嘗爲余言如此

誤入蛇腹

上虞徐孝廉計偕京師與一千侯同舍其人貌甚偉而
鱗文遍體皴如青赤松皮面有癩痕隱起類三當錢大
狀若癩風者然徐而察之步履言笑如故久之稍稍推
訊千侯具言某家本西蜀少年肌體膩潔如美婦人而
性嗜酒落魄不羈一日從所親會飲野次時天色漸暮
歸不及城便醉臥道傍草積間夜半宿醒始醒覺鼻端
細縑有黃牙氣又似蒙被然展轉反側不知身在何所
也已而捫之微溫嗅之腥不可忍尋思腰間佩有匕首

急抽而割之得肉一瓣復嗅之臊甚棄去旋割旋棄如此者凡數十瓣漸漸漏明於是悉其力以從事俄而此竅漸廣頃之如土穴矣因踣身跳出睨之乃一大蛇也遂驚仆地明日家僮消息至其所見主人與蛇並死于道奔告鄰里急昇而歸稍稍營採復甦而膚間疰不可耐矣幸遇名醫進刀圭之劑得不死三月而瘡止乃起則膚革變色幾類漆身豫子醫言所不死者以膈受毒淺也孝廉每舉其事話于親昵之中述宜戒耽麩藥

虎食斗

輿興山中人家負山跨壩而居虎狼出入不分晝夜東村偶負樵蘇詣村頭易鹽米借西村斗裏而歸其日天晚家有六歲小兒因命持斗還西村小兒性儇巧出門望西村行竟將此斗戴于頭上而去中途偶遇狂風一陣頭上之斗欽矣所在矣歸告其父不知何等其父明日入山樵採忽見黃斑老虎死于谷口急呼同伴持械往視之喉間一斗在焉蓋虎性易怒本欲食兒不意銜斗缺望遂嚙其斗以噎塞喉間憤激至死兒之獲免于虎口非徵天之幸乎

夢得書錦堂句

常熟趙學士用賢林居時曾遣人特詣閩中九鯉湖祈
夢于九仙神夢神以歐陽公書錦堂記中首二句告之
曰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其人還以白學士學
士喜不自勝適坐客有秀才李喬新者忽起而對曰我
朝無出將入相豈公將拜而不果乎學士怫然不悅後
起用超遷至天部侍郎時方推擢閣臣凡擬進御前者
七人而趙與焉命未下明日爲吳侍御之子鎮伏闕上
疏論訴侍御負婚姻約改嫁其女禮部奉敕推勘學士
謝病還鄉竟不果拜偶合李生一時之言

葉和尚

二十年前有葉和尚者不知何所人或云是江南潦倒
書生也行乞吳市垢面赤脚狀貌魁梧逢人但云乞我
一杯酒嘗於市中扮十八尊羅漢妍媸老少無不畢肖
其兩眸踰時不瞬儼然應真模樣也觀者歎以爲神扮
畢便索酒飲飲罷復向人取紙墨置地上盤礴揮毫寫
作水墨蘭竹妙絕一時或作狂草天真爛熳得懷上人
意外巧妙兼善使禿筆書每遇氣焰子弟便拂衣而去

後不知其所終里人沈顯記其事

場中魁星

萬歷壬子南畿校士以八月廿八爲終場五更時見一青面鬼自至公堂跳出隆隆如雷聲已從謄錄所房前蓬轉而出後復倚於貢院大門忽失所在場屋士子無不驚竄明年毘陵周延儒聯發會狀兩元矣

古長人

長洲縣東二十餘里有陽城湖相傳陽城是古時一縣陷沒爲湖其來久矣漁人於湖水清時往往見其下有

街路疑是此縣之故道也萬歷十七年大旱湖濱水涸見底忽露出大棺長可三丈許破之見一長人巨首臥其中衣皆灰燼糜爛但存髑髏巨如車輪棺上朱漆片色尚鮮明不知何代墳墓有石碑二尺許文字磨滅不可辨時余讀書漁子沙上異其事往觀之碑尚在土中未出又一日再往將磨洗碑文則居民已毀碎其石沉之湖心矣恐爲郡縣所知相與寢滅其事耳遂歎息罷還

書生造夢

閩中林某家近九鯉湖其年將赴科舉託其門生數輩
入山求夢林齋戒埃之數生相與之他所博戲竟不去
屆期無以報命乃共設計造成一夢詣林門而誑曰某
等爲先生籲夢覺有不吉如何林曰汝試言之衆書生
曰夢至一處山谷中有龍跟樹甚大反縛一人其上就
視之卽先生也連呼不應于是某等白衣冠而哭于道
傍憊然驚醒林曰此夢大佳我合當中榜眼而汝輩皆
白衣終身矣惜哉是年林鄉試獲雋明春果擢榜眼及
第而措大數人並落魄無成一如所造之夢云司農尚

書郎長樂陳訐謨說此

毛面人

蘇州臯橋有何氏兄弟二人世以販漆爲業一日大郎
與二郎閒坐店中見一長大漢子其鬚自兩眶下虬然
而起滿面悉被長毛不見其鼻二郎大笑謂此人何從
下食大郎便趨出長揖而進其人曰與君風馬何緣見
接大郎曰見丈人狀貌非常特欲一致殷勤無他意也
進以雞黍酒脯其人袖中取出金鉤子一雙左右分挂
其鬚從容飲噉無異常人旣畢謝主人曰某萍梗江湖

邀遊上國落落無見知者荷君兄弟置酒爲樂又執禮
最恭某自慚無有異日未知圖報于何地耳自是別去
數年杳無聲迹後大郎二郎各挾資本往嶺南販漆旣
至海上惡風漂泊夜爲海賊劫至一寨中兄弟相持而
泣自謂不知死所寨主乃令擡頭認是蘇州何大何二
便下階親釋其縛大郎潛窺視之卽昔年滿而長毛人
也其人問兄弟何以至此荅云販漆日漆不須買荒寨
所餘開筵設具疆畱之半月贈以金繒無數因遺之漆
四十笥滿載還家入門與母妻相慶兄弟各分二十笥
適新郭人來買漆昇之一笥去明日五更復來大郎疑
其中有物覆之每笥底置二元寶在因秘而不言盡出
其囊中裝託以他客悉居二郎之漆而畧其金二郎不
知也後稍稍覺露二郎不勝忿爭求索無厭大郎便以
毒藥酖殺之二郎之婦訟于官官論大郎抵死獄已質
成無異詞矣後大郎亦使其婦出訴于御史臺時邵天
民按江南見大郎婦妍冶上色非人間有也徑呼至案
前以眉語挑之夜與指揮張建節謀張取食蘿鑿空其
底坐婦于中昇而進駕言于送領給伴御史宿三夜後

便更男子衣夜混執燈者入無忌憚矣御史卒釋其夫之罪而出之里人皇甫司勳訪譏淫史謠云暫收寶髻與羅裳結束吳兒兩不分夜夜臺中陪御史朝朝門外候將軍指此事也王徵君子虎邱舟中說之

三秀才異夢

徐秀才道登于秦淮遊旅舟中夢長干寺塔忽變成五座皆有異色采雲縶歷其上見二魁星如人間所繪者自塔而下掖徐同登既覺以語同舟友人劉博輩家僮看榜回云中矣中矣沈秀才應明夢老樹上落一大鵲

巢于地沈入而坐焉遂符登科之兆熊秀才秉鑑亦夢登天未幾捷第二

孝陵龜瑞 已下皆紀物環

高皇帝開孝陵劉文成伯溫曰此地有寶玉氣鑿其穴僅可容梓不宜深尺寸也上不信其說故命深之未二寸許得小白龜九枚皆從坎中飛出而去力士以牙杖撲其一墜地化爲美玉至今函以朱匣供寢廟前亡兄世揚爲太學生時親從守陵中貴人索看中貴人云昔有築陵將作偶刷地忽見金龜徑三寸許者游息地中

獲之共得十三枚急取出置掌上猶能運動頃之化爲石矣聖祖急命祀而匣之于廟中外臣工交慶咸謂天錫之瑞焉明日啟視又失其十二今寢廟香案前貯供者卽所存石龜之一也其說與余所聞小異

溫涼指

京師某中官藏寶石一條長如指大名曰溫涼指以酒兩罌試之投于寒酒中則熱投于熱酒中則寒因其傍微有破損痕以非全玩遂不敢供御用黃州牧記其事

石作雲霞

有方士持二寶石一紅一白欲售千金試之水盃中先投白者則水面上冉冉浮出白雲其氣如烟須臾以紅者投之滿盤中泛作紅霞瀲灩矣不測是何珍異

石中兔

福清縣鄉村化南里中有童子入一石洞洞中有石無故自動持歸鑿開見一白兔在焉取視乃活者置之地能走數步有頃僵仆爲見風也漸漸如石而後化成闢人何璧所說

石中鱗

平昌黃家營室于文里山下過一石礎可高二三寸工不忍鋸欲截其柱轉之主人曰寧斷石而薄無斷木而短趣令工鋸焉鋸開則中有一玉鱗走出不知所之而石之上下宛然具鱗形在其理難曉按筆談婺州金華核蓋根此鱗之類皆有成石者其地本有之物不足深怪又云石蟹之類蛇屬所化恐未必然

石中金鯉魚

平昌黃家初卜文里山新居相其地在山之麓約二十餘畝鑿之皆五色土土細如麩絕無砂石深之得一石

板長三尺許彷彿如玉圭形匠石異之發其下有泉勺泉中養金色鯉魚一頭長不踰尺忽躍而起鱗甲爛然涓涓之流亦僅及其脊耳眾以為祥欣然定宅及堂成主人名之曰瑞鯉宅其中央即魚所窟處也未久魚亦化去不知所在趙石勒時途中有大石二丈許自立勒命斷之有魚羊之文唐杜結割石鎮紙內得小魚 郾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得魚二三寸五代陶穀破李後主研上圓石內亦有小魚是皆有是事而無是理 考以古證今何足怪哉

石中松色水影

見一扇墜不知何石中有古松天矯翠色隱起而松根

有水一池顛倒之水皆含飛動勢黃禹州記楊百隆言

石中山川人物鴛鴦海馬

平昌黃左卿兄弟葬其先人于江山縣之尹墅里鑿穴
僅二尺餘纍纍皆鴛鴦石石之中有山川人物其族人
黃州牧九鼎所親見焉一石中有緋裳碧衣人一石中
有朝衣冠而執笏拱立者一石中有紅鴛鴦一對顧影
自憐羽毛如縷一石中有海馬二匹蹠蹠怒濤中宛具
奔逸絕塵之勢如此石卵數十檐而後見土乃成窰窰
故知山林臯壤之間何所不有昔白樂天嘗以石中物
問胡僧胡僧云此皆空劫時石其質未成物混其中火
盡生風而後成石遂孕其中無足怪者乃知石木諸異
皆空劫中事也此論最大

醉石

程君某好畜奇石因以醉石署其齋一石質理瑩澤如
玉上有老猿手攀枯松根而以一足挂下濯于滄浪其
松蒼色其猿白色一石洞赤下有大海日出其中三人
相倚而觀之彷彿金支翠旂其人衣飾各別面質理奇
峻色微碧一石至白虎斑瀾踞其上尾若動搖齋中又

有瑪瑙絲赤霞紋諸石磷磷滿牀不可按數黃九鼎親見之

相思石

海上有碎石片如杏仁瓣取一雙後先投酪中浮而不沉相偎成偶人故離之須與復作合矣名曰相思石黃翁嘗出以贈余

松化石

浙江布政使後樂亭前西徧有松化石龍鱗隱起如皴枝榦與枯松無異捫之乃知是石辛亥冬吳左丞用先

邀讌與陳裸費元祿秉燭同觀

錄異記載婺州永康縣山亭中有松化石

白公石

白居易爲蘇州刺史得太湖奇石賦詩美之劉禹錫李紳同和石不甚高而肉好勻停質韻兼美流轉到張氏曲水草堂中相傳張燕翼載石進蛇門內不得達運者方疲于役其夜驟雨通宵及明水漲三尺許石船已抵岸矣人以爲有神助焉楚人江盈科令長洲時賦白公石歌刻于壁今廢

洞庭石公

會同卷六 寒間

上不知不足齋重訂

西洞庭有石公山山岸一石類偃僕丈人狀山所以名
呼石公則應石公如人共語然稍遠則應近之反不應
此理之不可解者拾聞記載南岳岫巖峯南州商
河縣丹溪並有響石呵笑皆應

琥珀影

平生所見琥珀最多惟三者尤異一琥珀置文几上其
質理色澤與尋常無二遇天放晴映日而照則其中儼
然一鍾離仙人像在鬚眉衣飾樹葉葫蘆之屬種種精
細分明時吳人客于燕京所得賈胡見而傳玩請以重
價購吳人不欲也一琥珀中有白鶴形羽毛如雪元尾

朱頂若舞罷而凝立狀容琢以爲扇墜觀者無不稱奇
一琥珀中有吹笛仙女腰繫花籃貯蟠桃花實窮極緻
雅雖畫工莫能繼色焉余往從一金昌少年手中傳玩
愛而攘之以他長物與易俄而失去不知落何處矣案
神農書松脂入地千歲而成茯苓千歲而成琥珀
意是窮厓絕壑之中仙人野鶴時相往來琥珀方孕精
毓秀其下遇有所見則而象之融結成形故多幻異天
地間理應如此其在木石亦然曷駭乎

穴中飛鶴

山陰人高鶴甲午解元其祖葬時形家點穴約掘地不
得過四尺衆不聽深之得石板啟焉忽有一白鶴飛鳴
而去既畢葬形家曰違吾言發科在六十年後矣後果
六十年其歲以葬地之日時生一子因名曰鶴後發解
與先司馬同榜進士司理吳中

雙紅鼠

建寧舉子黃應槐嘗爲人言其曾祖貧而好客一日大
雪江右堪輿過其家止之宿款遇甚洽語次方欲擇地
葬親此人感激思得覓一吉地相報後經義冢山下過
堪輿忽蹶而仆地家人捽髮歎曰此地却奇必發科第
無疑然其下有生氣若取葬穴不得過二尺也後待此
人不至復命他堪輿開穴竟過二尺掘之有小石竇下
得紅鼠一雙初鼠目矇矓未視後漸能開竟竄去無可
跡矣葬後亦無他四世而應槐始舉于鄉

五色土

平昌黃家新居在文里山下方可二十畝其中土皆紫
泥也又有黃如蠟色者白如雪可爲粉者蒼如麋鹿文
者碧如玉屑者翠如空青者青如靛可作墨者紅如丹

砂者種種不同而質更澤膩其家牆壁悉取紫泥聖之
吾吳近來用紫花布色泥塗壁蓋取山黃泥與細灰三
七分和合而成不及江夏天然所謂瑞鯉之異卽其地
矣

鍊沙

王家宰國光家有山地一區每遇大風過則其土結爲
鍊沙使數十人掃簸之一度可得白石以磨于巾蓋世
籍其利非一日矣王公山西陽城人也

沙化水精鹽

鹽出產各不同有煮海潮而成者有晒海水而成者有
鹽池有鹽井山陰王文端公家每遇大風刮起沙泥盈
之皆水精鹽也

帝女化松

密縣山中有白松相傳爲黃帝之女所化黃禹州以問
楊自隆自隆曰西邊多松葉翠而身碧然與帝女所化
枝葉株幹俱白者又少異矣

梅梁

會稽縣禹廟中有梅梁其上老梅一枝是木理中生成

者槎牙盤屈若鏤若畫每天將陰雨則枝骨中水出青苔鱗瓦歲以爲常而木不腐爛斯爲奇矣

鳳皇梁

處州遂昌縣學宮十年前燬于火縣議鼎新功將成矣而明倫堂後穿梁一根不稱苦無巨木或言孫秀才家山中有老杉適可爲梁令遣吏致值三金命工師伐取伐後鋸而分之中有朱鳳一隻在焉首尾貫于木杪苞采燦然毛分縷悉世之刻畫者莫能及也惜其尾爲工師所斲減却一二寸不見其綽約之勢耳至今猶在

木中吹笛人

會昌中含元殿壞蓋屋縣百尺異木中藏十年巨蟒踞之殷然血流山陰禹廟梅梁遂昌縣學鳳皇梁皆不足異最奇者宋元間小說載桂州僻境有林木蒼鬱數十里每月滿之夜笛聲發于林中甚清遠後有人尋聲自一老柏樹中出伐取爲枕如期而發凡數年家人欲窮其怪命工鋸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有一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莫能名狀焉其夜絕響

雙頭牡丹

豫章胡生善候氣一日過平昌城北吳氏宅謂公家瑞
氣甚王貴徵不遠矣吳氏子喜不自勝明年欄中牡丹
果發雙頭益喜之又明年而以訟鬻其宅轉售項氏項
氏故居遭火遂徙焉二子連發科第于此宅

盆蓮作品字

黃禹州言楊百隆家盆中植蓮花一株本單葉種也二
年不開一夕開而並頭瓣中有品字

甘棠樹

甘棠樹今在河南府陝州治東其地有伯懋祠棠樹枝

葉無存僅老幹一株高約三丈餘其色如鍍紋理堅密
相傳歷代有帝王興則發新枝我高皇帝起兵之年曾
發頂上一枝

杭州四異

有紀物異凡四種而不及杭州天下桂花皆無子獨杭
州桂花有子余常于真院中拾得數枝翠而香可愛乃
知宋學士桂子月中落之句非漫筆也天下菊花皆不
落獨杭州菊花有落英益徵騷經爲實錄又西湖之上
週遭皆綠楊掩映夏月如青帷中行而晝絕無暑夜亦

少蚊故世謂斯湖為明聖矣

大榕樹

廣西會城中有大榕樹一株上造關壯穆廟其地寬可三畝下環石為洞門可容商車官騎往來其間絡繹不

桂子

黃峽州家于平昌門外有小池其先君子植桂樹環之歲結子如小窠而色翠掃之可得數升故老謂桂粒可種種之三年始萌甲後黃君試之果然

松花菌

蕈似釘蓋者曰菌為類至繁獨西湖諸山中有松花菌一種最佳色紅潔可愛味更鮮美九月間生其年山中松花盛地即產菌蓋芬芳鬱積于地下者一遇秋雨其蒸氣蒸而有回風處更多不可得耳余憶數年前與僧行九溪十八洞中共摘而煮食見者無不驚走今久不知此味矣俗名胭脂蕈

蒟蒻

草食之物曰蒟蒻狀類南星葉剛而色淡結于根上如

余謂第... 瓊湖

三知不足齋重訂

碩果摘之用新瓦磨其滓釜中煮之即凝成膏瑩澤清
美治痰之上藥也此物性畏痒人以爪爬搔其枝則葉
自舞黃禹州家有之

白楓

台州有白楓樹身葉俱碧風拂之迴翔如雪

木蕈

浙人言山中有木名拍昔伐其根同斧碎斷之如鱗皴
然三年後木腐生蕈而不盡在木凡雪霰所薄之地一
霰一蕈或在地或在葉或濺于山阿高下數十丈俱成

蕈矣余又聞閩人言蕈生最易凡陰厓雪礪中有老樹
株極用涇池之水灌之三日後纍纍叢生其上矣摘而
食之又灌如初至三度後乃始曝乾作香蕈蓋蕈之最
下者與三年之說不同

甘露降

萬歷壬寅冬九月內紹興蕭山縣有甘露降于冠山松
樹彌漫數里遍樹如雪居民採而食之其氣芳其味甘
耀日舞風十餘日乃止

芝異

吳縣殿學申公時行及第時其堂前一柱忽生瑞芝觀
察使劉宏道聯捷之秋園中產子母芝常熟陸封君父
爲泉州郡丞有二子崇禮尚禮後先成戊戌甲辰進士
其年堂屋柱上產五色芝經月乃萎壬子秋南濠徐文
衡家忽有芝生于糖甯上未幾捷至城西熊秉鑑家門
樓上忽生絳芝摘下浮水盎中盎水洞赤是科領薦第

二

蔗火

常州武進縣蔣孝字惟忠應試兩都未捷之前一日共

父置酒留客酒酣相共噉蔗座人擲杏于地輒便熒熒
然火起青綠有光再擲亦如之衆咸驚覩少頃捷至

桂兆

熊秉鑑秀才別駕之孫余昔嘗與別駕會飲知其人長
者壬子秋秉鑑家有老桂六十年矣其花本黃色是歲
忽變爲丹徐道登秀才家住長洲葑門之村落辛亥除
夜中庭桂花盛開有白鼠常游走其下家人跡之不及
是秋報捷者至見而擊死之兩人並聯捷

雙麟家

會同第... 懷州

三五知不足齋重訂

開人王郡公應麟守鎮江廉介自持民家牛將生子走匿山中吼如雷既產視之麟也祥光燭天如火烈焰所過之地廬舍俱焚衆怒因斃之昇而獻諸公公歎息而瘞焉其明年是牛復產麟又爲人所擊死公令復瘞于前處因題其冢曰雙麟在今北固山下而王公名應麟瑞之偶協若此

米倉龍

關西戚畹劉氏未遇時米倉中有物類大蛇而有四足麟甲如鏡長僅四尺許家人莫敢近焉後漸長至五六尺一日風雨中化去未幾而西宮應聘說者謂爲倉龍之祥矣

龍藏雞腸

吳興某鄉有村媪畜一伏雌于牀下爲霹靂所擊雞死庭中媪之以食雷擊之物令人膽壯持刀後門燔治之門外有小菱蕩鑿刀一下光怪燭天忽見小青蛇從雞腸中出蜿蜒入水纔離二丈許地彌空火焰復震一聲霹靂蒼龍上騰于天矣筆絃指甲種種皆龍藪窟視此益不足奇

鹿有命

有一典善談星術嘗與曹偶候太守出堂適堂上鹿乳
一子其曹偶戲之曰君善看命何不爲此小鹿試布算
之其時守猶未出典遂按年月日時支干戲成一八字
歎曰賴是禽獸不足憑耳若生人值此不出三日犯水
厄死矣衆笑而罷越三日小鹿失脚堂下井中而死

異魚

南海人常從城上望見海中推出黑山一座高數千尺
相去十餘里便知爲大魚矣此魚偶困而失水蜿蜒島
上屋居者數百餘人咸來分割其脂爲膏經月不盡又
有貪取魚目爲燈相與攀援騰踏而上其日大可數石
計無能取失足溺死于中者同時七人乃止王徵君稱
登言

魚鱗屋

楚辭有魚鱗結屋讀者或以爲騷人引喻之辭未敢遽
信先年武進縣令忘其姓名是聞海人嘗詣一士夫家
見中庭醬滷所覆者何物問焉士夫曰竹葉所織成也
便推問父母仙鄉亦有之乎縣令曰敬處只一小魚鱗

爲之耳士夫驚謂曰魚鱗有若此大者乎縣令曰其大者可結爲亭子鑿其骨作柱以支之居然屋也乃知萬斛舟千人帳南北兩不相信亡怪其爾如斯之類可以審推亦王徵君言

井中魚

希言舊居城北種花池上是顧氏外舍入門有巨井在檐下井中時時水溢浮出金色大硃魚長徑尺許俯而取之輒引去少時復來居四年餘僅子時時下闕或用鉤餌探入終不可得或云此井通婁子江也

鼠銜錢

通州孫秀才母死家貧無以襄大事方在憂戚中忽一夜有大鼠十餘輩銜錢數貫置其牀下而去遂獲助勦人以為孝感所致云

蟲耳

城東馮時中業小兒醫少年時耳中飛入一蟲百方灌治終不能遣後或朝出暮還或睡中飛去寤後乃返久之驅逐無策亦漸相安後享年八十而終

食樞可治蟲

丁千侯少年生寸白蟲友人勸食樵子每灸數枚食可三四斤後一日腹中忽作大痛洞下如指大者一蟲長丈有半餘細者如麩縷成結又下亡數宿疾遂除

泥丸子治蟲

有人患腹楚從市口乞方士泥丸子水磨服之吐出羆色蟲一尾長尺餘細鱗巨目衆皆見之病從此差

酒能生蟲

賈人程甲嗜酒縱飲遂病痔一日遍體發痒難忍醫用藥汗之汗皆黃水又處一貼下劑所下悉細寸蟲投之

水中如小蝦如蟻子者不下數十萬如此下者數度痔瘡乃除醫云少不治立發麻風矣

腹蟲有鱗角

盧叅將分署盤石其夫人病如瘵而色萎黃加劇矣地僻無醫思有方士遺紅白丸子試與之服服後腹作楚下蟲大者百頭悉有鱗角背綠腹紅雙眸爛然小者數頭未成鱗角而肉蠕蠕動矣自是疾除後與叅將偕老並黃州牧九鼎所記

湖山二異

闔門外女墳湖中俗名沙盆潭獨無蛟南距釣橋北接因城湖俗誤陰澄又訛應澤其地卽不然矣虎邱山延袤數里外獨無蕪土人云有甘草生其地能辟蠱毒然不識何者是甘草

宋襄公墓鏡

山陰陳半刺在宿州時有盜發郊外宋襄公墓得舊鏡一枚黑漆古奇文異質莫可名狀半刺珍藏後以置交際篋筐中爲一粵西貴人所受

大勞山鏡

山陰祝良柱家近一小山坎頭數年來時有紅光燭天後戊申歲大勞山坎徙出溪上鄰人見水面奇光循之而得一舊鏡亦黑漆古背後鑄成麟鳳龜龍之象至今良柱之弟收藏

硃砂牀

希言舊藏有硃砂牀一座色如榴房乍裂純是硃砂而微露砂石痕名曰丹山映雪不知落誰手矣後見徐郡倅家一塊則長徑寸許赭色奪目可愛近見范參議齋頭生銀一片則硃砂歲久而化者金燦霞流亦奇物也

下歲成金之說豈不信然唐僧皎然有題盧明府道室
詩砂牀不遣世人聞李贊皇言光明砂生雪牀之上謂
此矣

雕工

吳中雕工凡數十家余所見昔有陸子霽一名小賀今
有顧師雲之子小顧名未詳沈其材子宗彝字子序兩
人並有巧思皆名工也其所刻檀梨烏木象齒犀角以
爲卮盃罍缶諸器備極精巧有得心應手之妙矣此不
足奇也會見沈生刻桃核作小舸子大可二寸許篷檣

舵檣綽索莫不悉具一人岸幘卸衣盤礴于船頭銜杯
自若一人脫帆袒臥船頭橫笛而吹其傍有覆笠一人
蹲于船尾相對風爐扇火溫酒作收舵不行狀船中壺
觴釘案左右皆格子眼窗玲瓏相望窗楣兩邊有春帖
子一聯是好風能自至明月不須期十字其人物之細
眉髮機杼無不歷歷分明又曾見一檣花籃是小章
所造也形製精工絲縷若析其蓋可開合上有提當孔
之中穿條與真者無異又曾見小顧雕一胡桃殼殼色
摩制作橘皮文光澤可鑑揭開中間有象牙壁門雙扇

復啟視之則紅勾欄內安紫檀牀一張羅幃小開男女
秘戲其中眉目凝畫形體畢露宛如人間橫陳之狀施
關發機皆能搖動如生雖古棘刺木猴無過此巧豈物
之妖者乎沈生又取桃核刻作競渡龍舟爪牙鱗鬣狀
欲飛舉龍口銜夜光珠一人執小旗立于龍首一人荷
關刀立于龍尾兩旁據舷而坐者各四人細漿輕揮運
動如駛其舟像水中行也又于蒲桃殼上鏤出草橋驚
夢一段屋宇人物精絕無論間以疎柳藏鴉柴門臥犬
悠然夜景亦思致之最妙者又用敬隴核上雕碧雲天

一段描寫出園夫持鞭整鞆崔張兩人作徘徊顧盼之
態奇幻出於意表矣其景卽車兒投東馬兒向西兩句
也又用文犀雕百花籃爲酒杯種種花草具備工緻尤
極又橄欖核上鏤出貢寶波斯四人塞鼻捲髮襖子襖
襖形飾無不畢肖焉如斯之妙能于燈月下成之皆若
自然巧奪造化二子之技今古罕儔

古磁器

關洛周齊間有人畊地常掘出古磁器杯椀錠樹之屬
千形萬變並是綵繪男女秘戲之狀耆老相傳是五胡

亂華時元魏北齊懼其地有三氣瘞此爲厭勝之具皆
供御物非民間造也茗上吳徵君夢暘家藏有古磁杯
一隻直是婦人坤戶形如偃月纖悉具備物之妖者信
有之焉

孟河口烟火

萬歷乙酉春吳人陳旃因訪舊金陵還經孟河口夜繫
船月色中鄰船是新都大賈曾許江神酬願造大烟火
一架累月而成費數百金衆不知其奇也相共聚觀其
所構架悉用檣竿豎起初點藥綫徐吐出金菊芙蓉四

季百花吐畢復放小紙爆及流星賽月明之屬俄而現
出樓閣亭臺之狀挂下大珠簾逡巡有兩人捲起次第
粧出戲劇虎牢關斬貂蟬桃會十二寡婦征西雪夜
訪趙普伯魚泣杖楊妃舞翠盤若此等總百餘勢皆如
生無異看至夜半呈技將畢最後發霹靂一聲忽墜一
大珠于江躍出五采金龍一條追逐此珠掠于水面而
去鱗甲燦然波濤震沸于是咸駭其神自有火樹銀花
已來無過此麗也

鬼工毬

華亭宋維簡先生坤所藏多奇琛異寶其孫孝廉懋澄
爲兒時嘗見有鬼工毬者形類一大胡桃面文質理宛
然相似揭開其中重疊如殼相包宮室人物器玩服飾
戲具一切人間有形之物纖悉具備位置巧密宛轉自
然驗諸史傳皆所未有詳其命名則知西域鬼工之所
作也先生物後不知所在

玉陶令

宋維簡先生又藏有白玉陶令像高可徑尺瑩澤無瑕
是採菊東籬下詩句柴桑公著葛巾幅衣眉目鬚髮衣
摺種種精細通身白玉鑲成惟手中所把之菊葉綠花
紅綠如瓜皮紅如血點顏色精彩超于世表亦希代之
寶也莫知爲何工所製懋澄見時見之

白玉觥

秀水縣項墨池家寶器充積不計其數而最奇古者白
玉觥是漢代物色勝脂肪光照一室其形如筓三足有
蓋足蓋上並刻鬼面旁有環爲當肉好停勻滿身絕細
臥簾紋爲楚人夏崇謙以千金買之而去

兩古玉杯

李都御史古玉杯有兩仙人作把手衣褶皆是樹葉繩結非今所製其足如砥滿身文藻又若雙魚之狀大可當李雅玉質雖不甚瑩潔而古色逼人細紋碾法精工是三代間物價直二千又一古方玉杯如罍大碾法尤精純是朱綠侵蝕翡翠丹砂斑斑點點其色美于脂肪然說是漢器其值亦不倫矣二物並徐長君傳玩命余志焉

玉魚

武林張觀察振先奉旨籍沒江陵得三五魚一紅色一

黃色一白色貯之水盃中並能自然浮沈相序而戲有魚貫之象焉後燬于火亡存其時有宋板畫籍一船脫帆檐栖船遭覆沒淪于水中無一紙存者

玉豬

曾見太原徵君家藏玉豬長近五六寸高半指大滿身毛色並作烟霧氤氳鏤法精工玉質蒼潤皆絕品也十五年與趙居士宦光同過松院見之是日出古玉玩一小箱不下數十種未能盡記如此奇者亦不多得

玉樓臺

長安有知名老玉工失其姓字平生止造奇玩二種巧
奪造化其一已入大內矣其一是玉樓臺提起綵繩中
有樓閣臺榭數層東西南北通為四窗玲瓏相望鉤欄
網綴繡拱珠簾輝映耀日每間上有仙人美女機關運
動行走自然其狀具如芙蓉寶塔闔之則一方羊脂玉
也雕鏤之工窮奇極妙姚江鐘都憲公子出二千金購
得之歸路為盜所劫絕妙尤物遂落僂羅巢穴中相傳
叩請盜居盜言某年月日至某處來尋遂失重器深以
惆悵其後推覓經歲滿歷間關果到其地地在周秦之
間離隔九河故道窮山絕谷別成一島聚也求通姓名
主人側屣出見儼然王者威儀公子伏地參謁不敢仰

視主人笑謂公子曰而父與吾同籍請以通家子之禮
見耳更張宴爾公子飲海陸畢陳管絃進酒半公子
具述情事傳呼侍衛昇出珠玉琛玩無數隨所辨認公
子見玉樓臺于眾寶中的的分明且悲且喜主人立散
以還復贈五百金而出既出行未三十里忽有壯士挾
快鎗追公子手執利刀來攔其面非常勢談厲聲罵公
子曰吾邦之物有入無出豈容卿懷璧歸乎從橐中搜
取玉樓臺置之道旁解黃皮袴解提鍊金剛杵錘之碎
如雪曰此雖非主人意然五百金足以償值矣公子大慟而還姚江管仙客說

瑪瑙簪

內家一長瑪瑙簪中有角巾仙人在焉立簪席上而此
仙人旋轉不定後嫌太長命工稍截其足仙人遂止不

動徐卿麟談

會同名一壞聞 至知不足齋重訂

梅花琥珀

昔嘗見江南家貴家藏一琥珀中有半開梅一枝其疎影橫斜之致如人鏤成

水銀琥珀

有一琥珀照見無數水銀搖蕩其中有聲汨汨然斯則流注于松柏根而相融結者理或然爾

石中龍戲

梁溪周雲來家藏一石中有雙龍戲海映日而觀則金鱗搖漾島紋瀾涌旋轉不定其精妙難以言述矣宋先

輩懋澄見之

石屏風王維詩意

北地李大司農博物嗜古收藏有大理石屏風高可三丈廣倍之其畫是王維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一聯詩意烟林如黛宮闕巍然如水墨南宋人畫是曠代之奇玩也徐卿麟見之

石屏風元人畫幅

李大司馬征播首獲大理石屏風四扇高三尺五寸其畫皆元人筆意也一幅黃大癡一幅黃叔明一幅徐幼

文一幅倪雲林層巒疊嶂斷烟殘渚無不各極其致而
皴法點染纖悉畢具蓋石之奇妙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大司馬以轉贈都御史李公請董學士題贊鑄入上方

小研山

曾見婺州破瓢道人吳孺子藏一英石小研山長徑三
寸峯巒洞壑畢具目前其色元叩之聲清越若在米家
石數亦當具體而微道人既老且貧四明董秀才以五
金詭得之今不知何在

銀橋杯

曾見元人朱碧山製銀橋杯杯形宛似洞庭霜樣空其
上爲圓口周遭玳紋隱起如芝麻兩點皴法而把手橋
葉一枝若新摘下蟠屈鈎連森勁蒼古後代銀工所不
能及也杯底畧凹有篆文碧山二字是雲間顧中翰汝
和家物太原徵君得之常用以浮坐客

玉厭勝

嘉定陳太學德甫家藏古玉厭勝長三寸濶一寸厚如
指大宛似剛卯其中有一人形串淺紅衣裳眉目皆具
圓頂赤脚頗類胡僧狀貌索價甚高

獅蠻帶

武宗時逆瑾用事南閩楊文莊榮元孫某舍人將乞恩于朝鬻其賜第得六白金裝之京見京城有老人賣璞遂捐四百金買之還耶舍命工剖焉識是獅蠻玉也造帶二束次第獻于瑾瑾立出數千金酬其直因與奏上乞恩舍人得授中書事瑾益恭瑾益愛幸之中外欲請謁者多因舍人前後復得居間金數萬陰知瑾逆謀將敗乞差南還瑾既伏誅一帶並籍歸御府矣

張騫乘槎

朱碧山製張騫乘槎銀杯一仙人臥老樹槎枒上瀉酒入空腹中飲之精巧非常

竹蟾蜍

吳中有巧人朱雪松善取老竹蟠曲根鞭雕琢爲蟾蜍摩弄如玉與真者無二



